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虞東學詩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薛夢陽

欽定四庫全書

虞東學詩卷十一

宗人府主事顧鎮撰

周頌

鄭康成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
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
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
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按漢書高堂生傳

魯徐生善為頌師古注頌讀與容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據此則序言美盛德之形容於義諦矣魯人作頌義兼禱祀非復西京之舊後世仿之益務恢張昏沿流而昧其源者也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蓋孔子所加又曰頌多為祭祀而作故序稱祀告及朝廟惟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於廟求助耳詩所曰頌者祭祀之樂歌自天地以

及宗廟百神無非祭者然天地至大不可以形容也故郊祀明堂惟言配者之功德而已餘則自宗廟類及之而助祭之詩附焉舊謂周頌多不叶韻今細求之亦自有韻特韻多轉注與風雅不同故疑其無韻耳古今固無無韻之詩也

清廟之什

此什所編為宗廟即政巡守明堂郊祀配天之樂歌皆周公制作時所定自不容有後王之詩錯雜

其間詩所曰其篇先以文王者四始皆文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相轉音澁杜甫詩恰似春風相欺得白居易

易詩為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
自注相入聲下四句天承人韻

清廟三篇序以首篇為祀文王次篇為太平告文王

三篇為奏象舞是三詩皆祀文王之樂矣三詩當為

一祭所用儀禮義疏謂升歌清廟舉清廟以包維天

維清是也序下言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諸儒皆引雒誥王在新邑烝祭歲以實之

集傳李
解補傳

詩然書言文武並祭而此詩獨言秉文之德不得謂

統於所尊

或安

遂遺武也獨錢飲先引雒誥王肇稱殷

禮祀於新邑為說此本周公告王之言原非實事然

王氏謂殷禮疑即十二月之祭陳定宇駁云十二月

之祭不過以周公留雒就烝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

乃非常大祭豈十二月之祭足以當之蓋三月後以

至十一月王必嘗至雒都行大祀禮受大朝賀今脫

去矣其說甚謹愚按雒都新建周公首以祀新邑誨王豈有延至冬烝即以留公祭告抵塞故事觀下王

答周公之辭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又曰

予小子其退即辟於周分明王已至雒舉行殷禮退而歸周非但如陳氏意之而已雒誥本多脫簡即以

此詩補其殘闕可也穆深遠也集傳肅然清靜謂之清

廟賈逵顯先也濟濟衆也鄭箋顯相助祭者多士執事者

所詩二者皆肅敬雖和秉持文王之德詩蓋肅雖本是

文德轉從與祭執事之人形出愈見其德之入人深

也越於也

鄭箋

駿大而疾也

集傳

心思冥會瞻對匪遙見

文王之在天焉精神踴躍趨蹌恐後如文王之在廟

焉兩在字指文王之在人心者而言田間即下無射於

人也不顯不承猶周書言丕顯丕承古義非文王之德

光顯於無窮繼承於不替安能無射於人如此詩所即

廟中以榮天下也

徐鳳彩

按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

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云遺餘也劉原父誤

以遺棄釋之後儒遂疑是篇無韻故并論之 古義

以序及蔡邕獨斷之說考之我將是季秋大饗所用
清廟乃洛邑初成特奉文王以配帝之樂歌觀詩中
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可見其季秋配帝別有我將之
篇而此詩移以他用有五處焉祭統云大嘗禘升歌
清廟下而管象天子之樂也周祖文王故大嘗禘皆
歌之也文王世子云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及登歌
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下管象舞大武陳祥道謂

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仲尼
燕居云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
示事也以諸侯之長二王之後得與配帝之祭肅雝
顯相之贊播之聲詩榮莫大焉故於盛禮用之也明
堂位云以神禮祀周公於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以
此禮始作於周公故報以重祭所以康周公非以賜
魯也達此五者而升歌清廟之義明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命與純韻收與篤韻命轉音民漢北

海相景君銘命叶親篤從徒對切轉平

此升歌之第二終也舉天命文德並言不必言配言

如分明文王一天矣

詩牖

易曰天行健此天命之不已

也又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此文王之不已也於文德

言純中庸所謂純亦不已也

補傳

穆與顯對互言之其

實天命之流行賦與者未嘗不顯文王之德之蘊未

嘗不深遠也

朱公

假大也

蘇氏

溢盈溢也

鄭

文王之德

甚大其餘澤浸被於我也

徐元扈○不必依左氏作何以恤我

收聚也

毛駿惠大順也

鄭箋

純德主於翕聚故曰收無斯須毫

釐違戾故曰大順

詩牘詩緝

心法垂於不朽子孫世世相

續便是篤厚猶言世德作求也上篇以人心見祖德

此篇說孫子而歸重祖德兩篇皆以德言下篇言典

方是治法耳

詩牘

陸堂以此為獻尸之樂詩所以為祭

而受福之詩其說皆起於鄧元錫但升歌三終禮無

分屬三時者故不敢信○古義章首以文王與天對

明是宗祀配帝之語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典禋平上通成

禎自為韻

此升歌之第三終也序云奏象舞而列之升歌者劉

原父謂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舞在下而居後歌在

上而居先其得為升歌明矣按禮經言歌清廟者必

與管象相連康成注禮皆以象為武王之舞不主此

詩然武王之舞自名大武與象別文

見文王世子明堂位等篇禮

無名武王之舞為象者惟文王之舞名象見於左傳

象簡南籥

及此序則禮經之象即此詩之象又明矣顧序

惟言舞不言管此詩既為升歌又入管吹其義未詳

張次仲云歌闕堂下吹管則合樂而舞蓋一詩而兩

奏之豈或然歟清者不淆緝者有常熙者光大

集傳訓清

為清明則與熙義相複王氏訓熙為廣則與他篇緝熙義不符今用張記

皆言文典之美

也典者文王造周之法

郝敬

前二篇以德言仲尼燕居

所謂示德也此篇以典言所謂示事也肇禋即洛誥

所謂肇稱殷禮

洛誥云禮於文王武王則禮不必獨為祭天之名今據雒誥之言與清廟

之序相終始也

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言迄今洛都告成開周

家卜世之禎皆文典所貽亦曾孫篤之之意也

諸家都以

迄字連上肇字取義故不得真解今云所以肇稱殷禮者由今洛功迄已告成則迄字原非贅設

○

讀詩記曰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所謂肇禮以文王

配帝始於此也古義因洛邑成而宗祀正所謂告成

事之祭耳又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法武王制

馬疏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象而為舞詩之作

則於成王時也杜預注左云象箛舞所執南箛以箛舞也皆文王之樂正義云杜言皆文王之樂則象箛與南箛各是一舞南箛既是文舞象箛當是武舞也按陸德明釋文箛音朔正義引上林賦捎鳳凰釋之而於韶箛之箛又音簫正義引虞書簫韶九成釋之一字兩音兩訓殊不可據愚謂象箛韶箛當作一音象箛南箛當作一舞禮記義疏言象吹以管而舞以箛則左傳所紀原非兩舞而象非象用兵時刺伐之

法矣周舞之見於禮經者三曰象曰勺曰大武勺即

酌

師古

酌之詩曰於鑠王師而康成以為文舞

見內則注

象

之詩曰文王之典而康成以為武舞此皆不可曉者

朱子以勺為武以象為文合依朱子說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於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緒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公禮邦
崇功皇

刑志古東江陽通押福轉音
甫保轉音補福保自為韻

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疏曰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序言即正非即位也則周公未嘗攝位明矣集傳以此詩為獻助祭諸侯之樂歌申補序義最諦朱氏疏義曰儀禮賓三獻尸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歟烈言其功文言其德補傳此功德顯明之諸侯夾輔王室以興國祚錫是有天下之祉福以惠我無疆之休使子孫世世保之也詩緝無封靡於爾邦四句乃告戒之辭言

爾無封殖以專利無侈靡以傷財則王當崇尚之又

念汝有此開國之功

戎當訓汝不當訓大

當使後之以序相繼

者益務恢張前烈而皇大之則爾之子孫與我之子

孫共相保於無窮矣蓋誠勉之亦以致其祝願也無

競維人四句特頌美前王以感發之與末句是一串

語

田問

言莫強於人盡人道則四方其訓行之莫顯於

德顯其德則百辟其刑法之

解頤

前王所以統四方定

百辟者由此也不曰不忘前王而曰前王不忘又如

之以歎辭黃實夫謂感發諸侯不盡之意得其旨矣
本義分兩章以下章為臣戒君之辭破碎非頌體自
當以集傳為正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

徂依集傳從流括作岨岐字斷句末句不入韻麟趾騶虞文王有聲之結皆然

陸圻云今樂府然與尾聲多不用前韻者

序曰祀先王先公也集傳則為祭大王之詩陸奎勳
謂岐山有太王廟武成祀於周廟爾時應有樂章愚

按周之祖廟自在鎬京而岐周肇基之地根本所在故疏家言有別廟如武成所敘則先王先公悉在不獨太王廟矣何以獨祭太王乎此詩之祀自在周公定禮後為成王祀周廟之詩與武成大祀無涉顧詩言太王文王而序兼及先公者蓋太王自幽遷岐文王自岐遷豐始終岐山之事者二王也述二王興岐之績以告先公所謂以成功告神明者歟先儒以裕祭當之則非也季氏解頤謂此祀岐山之樂歌引易

王用享於岐山為證其說不為無據然享岐山安知

非即祀周廟事無容創為別說張叔翹云周家王業

實始於岐故大雅歌其帝省周頌謂之天作作起也

歐陽高山岐山也鄭以岐山為高山又以為天作美大

之也補荒治也集大王荒之緜詩前七章之義備矣

詩貫兩彼字皆指岐山後王不得彼先康安也謂奠安

之彼作矣承首句言文王康之孟子述治岐之政備

矣王彼岨矣岐從集有夷之行皇矣二三章之言備

矣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

當世世保守而弗失也

集傳

劉氏曰始作之固自乎天

終保之亦繫乎人張叔翹謂太王以一岐山而基王
迹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守岐山然後知詩人之語
所慮者深遠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詩貫密轉音繆與受
為顛心靖平上通

序曰郊祀天地也通典周制禋祀畢獻後天子舞六

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蘇氏轍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此為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後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今集傳改為祀成王之詩其辨有四一謂古無合祭天地之禮按疏言為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祀神州之地元謂二郊皆用此詩耳不言合祭也一謂

此詩言天不及地若於方丘奏之於義何取按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不言方澤義疏云以與禋祀昊天同也天地之德同歸罔極王者稱受命於天不稱受命於地豈父天而毋地乎祀天之詩未嘗不可祀地也一謂以國語證之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按國語道成王之德句韋昭注云是詩道文武能成王德又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玉注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朱子於時邁注既用呂說

又以執競為昭王後詩是朱子亦不能定其說矣一
謂周之後王獨不得褒顯其先王是固然已然郊禘
為一朝大典周公不容不為手定今此詩之祀天地
改為祀成王雖之禘太祖改為祭文王周頌樂章偏
闕此二大祭所未安也故仍從序說范逸齋曰郊祀
以后稷配此篇為天地之樂章思文為后稷之樂章
成命定命也成王當依箋作成此王功基者積累於
下以承藉乎上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

集傳肆故今也

爾雅靖安也

集傳

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矣文武受

之成此王功不敢自安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
宏深而靜密仲尼燕居謂無聲之樂其旨深矣於是
又歎美而言二后繼續光明者顧命謂昔君文王武
王宣重光是也田單厥心者於民物遐邇之祭無所
不盡其心故今得承二后之功德共享安靖而永受
天命也○按天地之祀二至異時方圓異位蒼黃異
色器幣異物六變八變異樂周禮炳然無可疑者由

漢以來始有夫婦共牢南郊合祭之說其事成於王

莽而宋世儒者乃援据此序以傳會其說蘇子瞻且

創為六議爭之殿廷

元祐七年

議莫能一至淳熙中朱子

為先朝南北郊辨謂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

百神亦無一時共享之禮古時天子躬親行事宜有

祭天却將上下百神重疊累積併作一祭耶且郊壇

陛級兩邊上下皆是神位中間恐不可行朱子之辨

出而合祭之不可明矣近世又有張其說者故因說

是詩而并論之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牛音疑右音以牛右方饗俱平上通夜音豫保讀補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序傳合

程子曰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冬至祭天而以祖配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季秋享帝而以父配成物之時也禮書郊曰天所以尊之故以稷配亦以

尊稷也明堂曰帝所以親之故以文王配亦以親文
王也語類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而以神祇事
之故謂之帝質疑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
五帝可知禮書 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
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皆與禮經不合按
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因吉土以饗於郊家語
孔子曰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
帝馬貴與為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

方之主而在地也五帝不出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則不可後世乃立青赤黃白之祠後儒又加以威靈仰赤燁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之號後又分為六天其說多出於緯書不足據也家織簾曰明堂之作武王時已有之樂記曰武王克殷祀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獨武王時有之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則明堂為祭祀之所上古已然惟宗祀配帝之禮則

昉於周公故孝經以此贊周公之孝後世誤執嚴父
之說以啟紛紜惟東漢明帝時以光武配明堂近章
安而後不識變者以為近古朱子謂此是周公創立
一法將文王配天永為定制後世將嚴父之說亂了

斯言足破千古之惑將奉也

鄭箋

享獻也

毛傳

右尊也神

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

集傳

臨之於石以享我

祭猶云如在其上也

占義

季氏解頤曰祭法燔柴于泰

壇用騂犢則明堂祭天當用特牛而有羊者周禮羊

人積共羊牲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也先柴而後獻故維羊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供柴享者獻牛以供祀也安成劉氏曰不敢必天之享而以其字言之儀式刑皆法也

集傳

累言之謂法之不已

詩緝

惟天惠

民惟文王之典足以安民我法文王之典日月施行之以安四方則天必錫福於文王而右饗我祭矣

舊謂

文王錫福祀天而謂文王錫福可乎其右既右語勢一呼一應則右饗亦應屬天蓋錫福文王即是錫福子孫處天既右饗則文王右饗不待言矣今用詩緝說

我其夙夜為祭後言之

也錢氏曰天之威即從右饗中見天人相去甚過能饗我即能棄我不畏其威而能常保其右饗乎畏之如何只是常法文王之典以靖四方耳古讀詩記曰義法文王所以法天畏天所以畏文王天與文王一也○清廟之祀明堂在雒都康成謂周公攝政乃立明堂於王城此雒都告成之特祀維清所謂肇禋也此明堂在鎬京乃每歲季秋大饗之禮楊氏復曰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所非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

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雖未可據
然必森嚴清靜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者
此也王叔晦曰明堂制度諸家皆以臆度月令失之
誕大戴記桓氏新論失之侈蔡氏失之離晏子所傳
陋而非禮公玉帶所圖詭而不經愚按明堂之制當
以考工記為正考工記匠人職云周人明堂度九尺
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如是而已朱子言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亦與考工

不合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子轉

音走與后為韻見漢書敘傳位與
矢韻夏與保韻夏音戶保音補

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疏曰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

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

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時邁其邦

敘時巡之事也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者使有天下為人神主也時邁而首及昊天正柴望之事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武成謂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是也

黃右助也

鄭

序者帝王之傳序

曹

謂以周繼夏商也

錢

實字與其字相承若為問答者然昊天其子之乎

曰天實右序有周矣

詩

何以徵之即今巡守所至薄

言震動之諸侯已莫不悚懼武成謂華夏蠻貊罔不

率俾是也

黃

祭告所及用以懷來柔和之

毛

百神河

嶽已莫不效順武成謂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

川是也

黃氏

此皆右序之實驗信乎王之為人神主矣

明昭者光明著見之義武成所謂昭我周王天休震

動者是也

古義

又蒙上昊天其子言曰天實明昭有周

矣

詩緝曰右序有周明昭有周語意正同明昭不言實者承上省文也故兩節結語皆以允言之

武

用也

鄭箋

次序諸侯之在位者謂以慶讓黜陟之典差

次之

詩緝

武成謂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是也

黃氏

諸侯既已武序無所復事武功干戈弓矢則戢之橐

之惟求美德以布陳於中夏蓋勦亂以武致治以文
求者講求之義懿德所包者廣凡可以綏太平者皆
是古義武成謂歸馬放牛以致垂拱而天下治是也黃氏

此皆明昭之實事信乎王之能長保天命矣既右序
之又昭明之是天之子之也詩緝愚按古人頌不忘規

我将篇曰于時保之此篇曰允王保之可識古頌之
體○疏曰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騶夏彼注引呂叔玉云肆

夏樊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
文也按襄四年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
之三不拜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魯語亦載
穆叔之辭稱肆夏繁遏渠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
夏即昭一名遏納夏一名渠與呂不合然如韋說則三

夏並稱何獨於肆夏辭繁名疊乎其不然必矣又疏
述康成之言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此歌之大
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愚按六

笙篇亡而義存九夏既亡其義安知其篇紛紜之論
總不可據今祇舉古儒所及者著之以不沒其說云

爾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次句不入韻
末節轉韻

序曰祀武王毛鄭皆訓康為安而歐陽氏謂成康者
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後詩集傳用其說李迂仲曰

歐說簡直然亦有窒礙不通者其言成康之文如此

其屢而言武王無幾豈古人祀先祖之意乎蘇頴濱

曰奄有天下不自成康也朱孟章曰先生初說亦取

古注後乃更之當以初說為正競彊也

鄭箋

皇大也

補傳

武王執自彊之心以成莫彊之烈

補傳

豈不顯乎其成

王業而安天下也

詩緝

上帝是以益光大之由其能成

王業而安天下遂奄四方而有之斤斤然明察無不

至言其照臨四方

詩緝

明而能斷

補傳

無競者在此不顯

者亦在此也今祀武王之時鐘鼓喤喤而和磬筦將將而集神之降福穰穰然衆簡簡然大言樂作而神

福之也祭祀之威儀反反然重慎

賓之初筵傳

祭終而飲

福醉飽卒無違禮

箋疏

福祿亦反復而未艾言禮行而

神福之也

詩緝

○契繁通杜子春日繁多也遏止也言

福祿止於周之多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稷極韻天民韻牟育平入通陸奎勳曰界

宜讀駕古暮
反與夏韻

此後稷配天之樂歌史記言郊禮有二而皆配以稷
家語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故周之始郊
其月以長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
於上帝錢氏曰此迎長至之郊也按昊天有成命已
為南郊之樂而又有思文者郝仲輿曰獻祖之樂當
與祀天異思文所以獻祖也生民述事故辭詳而文
直思文頌德故語簡而音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

張氏古義謂貽我來牟據冬至時所見之物言之此不

必然按管子言麥熟穀之始段武昌言當正闕之時

故養民者以此為善蓋舊穀既沒新穀未升絕續之

交民命所繫今西北方人俱以麥為大熟故特標以

為民食之本臣工篇亦言來牟同此意也思語辭集傳

文文德也鄭箋詩緝曰后稷人臣周人推以配天疑於

推崇之過於此詩發明之克如克明德之克安成下乃

言克配之實也立當作粒鄭箋虞書烝民乃粒是也極

至也德之至也

集傳

周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

布之上下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是也來牟麥也

說文

來牟本由天生洪荒以後禡於豐草后稷辨其種

以授之民教以樹藝之法故曰貽也率育徧養也帝

欲徧養斯民后稷奉而行之所以克配彼天也無此

疆爾界正徧養之事常常道也

集傳

時夏中國也陳氏李

迂仲曰后稷但養之而已未及教之也乃以陳常于

時夏言者蓋民無常產因無常心倉廩實而知禮義

府庫充而知榮辱惟其教民稼穡所以能陳常于時
夏也按孟子曰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
乎聖人之功所以同於覆載也祭以配天宜矣○此
詩即韋呂所謂渠者杜子春曰渠大也以后稷配天
王道之大也馮疏曰說文云來麩麥也劉向亦謂釐
麩麥也韓詩作貽我嘉麩然則來牟一物惟廣雅以
牟為大麥來為小麥不足據也

臣工之什

此什錯舉內外祭而助祭之詩居半焉雖為大禘與載見相次者亦以詩有相予肆祀之語而類編之歟詩所曰終以武者周樂之亂章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序乃錢鎛奄觀銍艾

茹畬帝艾四韻

為長調工公求牟年人名為韻

此諸侯春朝助祭事畢而遣於廟之樂歌也孟子述

巡守之典其慶讓始於土地田野之治否知先王之

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

張氏

故成王遣戒諸侯注意

於此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正此意也

李氏愚按

朱子釋保介謂保介見呂覽月令其說不同然皆為

藉田而言是惟藉田得名保介詩呼保介而告之事

當在耕藉後故後世學者皆以藉田為說

張肅鄒忠肅何楷張

次仲錢澄之陸奎敷疑諸侯助王春祠因預藉禮乃遣於廟而

戒之歟不戒其身而咨嗟以戒其臣工者所以警切

之也

詩緝

在公者公家之事

朱子

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

知當來咨謀茹度之戒無自專也

鄭箋

此節是統飭之

辭下乃專言農事

詩緝

重言嗟嗟者所以重其事於是

又戒其保介曰爾今歸國春向莫矣他又何所求乎

惟民事不可緩耳爾之新田畬田

三歲曰畬

何如哉蓋

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舉新以該舊也

輔氏

春已向莫

甚美之麥漸次告成是上帝有明賜而受之不遠矣

夏麥者秋稼之占此明昭之上帝終必賜以有年所

當命我衆人各具鈹鋤之器以治其田奄忽之間已
觀其用短鋤以艾禾矣可不歸而求之哉

詩愚按如

何新畬春省耕也庠乃錢鎛孟夏循行縣鄙命農勉
作也奄觀銍艾秋省斂也皆戒之之意○箋曰保介
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
御間集說曰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
居中車右在右置此田器於保介及御者之間疏謂
諸侯耕藉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常見勸農之事故

勅之也又高誘呂覽注云保介副也載耒耜置於其
間而施用之集傳本此箋曰周之季春於夏為孟夏
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据此則詩言莫春為周
正建寅之月矣朝正之後於此遣之正其時也不應
遲至夏之三月且夏三月而勅農事不已晚乎毛傳

錢鈔鑄銜獲也馮疏鈔七遙反削也爾雅作斛斛

謂之龔音插方言江淮南楚謂之雷東齊謂之裡音駭鑄

爾雅謂之定音頂郭云鋤屬呂覽鑄柄尺其鑄六寸注

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說文鉞獲禾短鎌管
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鉞一鎌一鐮一椎一鉏
然後成其為農蓋鉞鉏三器分耕耘刈三用故云
然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穀音古耦音擬爾
穀里耦上入通

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而詩中未見祈穀意故集傳
改為戒農官後儒又以戒農官當次於雅不當次於

頌何黃如據家語謂既得卜於禰因戒農官張次仲
據竹書謂康王申戒農官告於廟皆欲以戒農官合
於告神明之義未免附會詩所謂既祈穀於上帝因
而祭農官於本詩既字之義為得矣然祈穀而祭農
官於禮無稽詩緝補傳皆言親率農夫為藉田張本
蓋知為藉田而又挂礙序說故為兩岐之論愚按月
令祈穀藉田其禮相因詩言既昭假爾本承祈穀而
言故序以為祈穀也宜前篇戒諸侯及後載芟篇祈

社稷皆耕藉後事而此篇乃祈穀後耕藉之樂章歟
咨嗟我周之以穡事成王業也啟螯之祀既昭假於

爾大神矣

蒸民言昭格于下商頌
言昭格進進皆事天也

曰既者已事之辭

我今親率農夫以播種百穀

詩緝
補傳

所謂躬耕帝藉也

駿發爾私以下戒民使勸農業

孔疏

時有終畝之庶人

在焉故戒之也駿疾也發伐也

鄭箋

匠人職云一耦之

伐以耜擊伐此地使發起也

孔疏

私民田也不言公者

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也

毛傳

終竟也終三十里者萬

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言三十者舉成數也

鄭箋

服事也謂之亦者顧上躬耕而言十千維耦者匠人職云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注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據萬夫言之故曰十千耦也或謂藉田承祈穀之後即以本文既昭假爾率時農夫為據已序又兼言夏祈何歟按先儒或以噫嘻之辭為吁嗟求雨曹氏或又以大雩與春郊不同疑序中夏字為衍何氏皆不可據詩有本為此事而作後復移之他用者其義

不可究訖闕之可爾○孔疏計萬夫之田一夫百畝
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
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

三百步
為一里則

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
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陳祥道曰康成以匠人有
畎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
田鄉遂公邑制溝洫按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
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

溝塗言之也若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
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
為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者成間有洫
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
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
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
舉澮亦其大略云爾薛季宣曰周世井田之法實公
行於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

之所掌其制一也據此則集傳謂溝洫用貢法者非
矣又案匠人云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
謂之不行又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是溝洫之法
雖縱橫不得踰制亦必循順地防有直行折行之處
非如昔人所圖如棋盤樣也至於環外之川亦謂其
外有川非必四面環之也義疏謂環於百里外者即
環於三十三里外之川最為得之集傳謂四旁有川
亦似於水勢未審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房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數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夜音豫

此獻二王後助祭之樂歌振羣飛貌

毛傳

振其羽也

錢氏

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

朱子

鷺好潔而白振羽羣飛來

集西雝其容可愛祀宋之君於周為容今來助祭周

廟至止於此亦如鷺之容也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

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

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

之至也

陳氏

欲其夙夜匪懈然後德音不已所謂愛人

以德也

李解

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

俾我有周無斁亦此意也比篇序與集傳無異說而

後人自取娟擾總由泥滯西雖二字不知鷺集西雖

只興容之在廟不當以興義為正義也或欲以白鳥

同白馬例看尤涉纖巧非說經本色陸奎勳曰此詩

不獨用之廟中兩君相見徹以振羽見仲尼燕居集

傳賦也宜從毛為興○陸疏鷺水鳥齊魯間謂之春

鉏遼東樂浪吳揚人謂之白鷺大小如鷓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陸佃云頂上有絲毳毳然長尺餘欲取魚則弭之羅願云鷺潔白而善為容其集必飛舞而下其翅背上皆有長毛一名帶絲禽

海錄

一名屬玉

格物論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首句黍稌自為韻科醴妣禮皆平上通

序言秋冬報而不言所報何神則內外上下兼舉之

矣箋義以為祭宗廟集傳以為祭田祖先農方社之

屬

用蘇頌
濱說

而王臨川鄭永嘉陳少南李迂仲俱以為

報上帝陳用之以為享明堂惟曹純老謂天地百神

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按詩以洽百禮所包廣濶曹

說得之彙纂云考祀典秋冬大報上自天地以至方

蜡靡祀不舉祀則有樂是詩槩為報祭之樂章故序

不明斥所祭為何神也職方謂雍莫宜黍荆揚宜稌

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豐年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

故黍稷皆多也

李

廩人註曰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對

文則別散即通也

孔

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毛傳藏穀數多故其廩高大舉廩之多容以為豐年之

狀也

孔

酒即周禮所謂三酒醴即周禮所謂五齊行

禮以酒為主也

詩

烝進也界予也

鄭

箋即獻也進而獻

之祖妣於以會合其事神之衆禮

詩

大典畢舉隨處

得豐年之利用則隨處徵神惠之晉存故曰降福孔

皆也

爾雅稌稻郭云今沛國呼稻為稌是也

孔古

義稌有黏有不黏黏者為糯不黏者為粳或作粳
在古通得稻稌之名若詩書之文自依所用而解之
如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粳月令秣稻必齊則稻是糯
周禮牛宜稌則稌是粳此詩為酒醴則是糯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磬柷圀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庭分韻起奏音祖虞羽鼓
圀奏舉與瞽韻聲鳴聽成與

庭韻

此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疏曰周公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特告太祖不因祭祀集傳無異說獨范逸齋以為禘祭此由康成注大司樂之文誤之也按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緣上經教樂舞樂語是分而教之故於此合肆之也鄭注乃連下經天神地示人鬼併為一事逸齋因疑合樂為祭耳何黃如謂若無助祭之事我客何以來竊意諸侯述職歲有恒典遇

祭祀則助祭遇合樂則觀樂皆朝廷大事諸侯所當預者本詩明曰觀成並無一字涉祭何苦強生枝節與古人為難耶按禮經多合樂之文合樂必有詩而今無別見者或始作樂時歌此以合乎祖後亦移而他用歟又疏稱毛以為大武之樂陳暘樂書因謂備樂合祖不過主大武而已遂引樂記始而北出云云謂武樂之成終於崇天子戾止觀成即崇天子之意此無明文可考毛亦本無是說瞽言作樂之人也庭

言作樂之地也

補

重言有替見非一人

朱

兩句總敘

其事

集

以發作樂之端也設業四句言樂器之備簫

管四句言樂聲之和既備乃奏則聯絡上下之文也

先祖三句言樂作而神人胥格猶虞書言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也成如簫韶九成之成

集

又按樂有八音

詩中所舉者四或舉重以該輕或舉小以包大故云

既備也大司樂陳六變八變九變之樂於音亦祇舉

其三古人臨文之體如此何黃如乃以管為笙中之

管以補匏音以乃奏為金奏以補金音以和鳴為琴
瑟以補絲音至土音不能為說牽合左傳七音之文
假令何氏作大司樂圖鐘節解又當如何補綴耶不
知乃奏只是奏樂和鳴只是樂之和管只是下管之
管毋容穿鑿取巧也詩牖云肅即皦如意雖即純如
意合之即喤喤和鳴也斯為得之○業虞崇牙見靈
臺篇疏曰樹羽即明堂位所謂璧翬注云畫繪為翬
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翬於簷之角上是也應小

鼓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與西懸朔鞀相對注謂應

和朔鞀經傳皆無田鼓之文

毛傳以田鼓為大鼓

而田與應連

文皆在縣鼓之上則田亦應之類故鄭以為當作鞀

音引太師職云令奏鼓鞀注云為大鼓先引鞀謂聲轉

字誤變而作田也陳祥道曰大射有朔鞀應鞀詩又

以應配鞀則朔鞀乃鞀鼓也以其引鼓故曰鞀以其

始鼓故曰朔鄭氏以應與鞀及朔為三鼓恐不然也

疏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人楹鼓周人懸鼓

是周法鼓始在縣陳暘曰縣鼓大鼓也應田縣鼓先
小後大所以為備樂也疏曰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
持其柄搖之旁耳選自擊是也陳暘曰鞀鼓二者以
同聲相應故配天神以雷鼓雷鞀祀地示以靈鼓靈
鞀享人鬼以路鼓路鞀樂記亦以鞀鼓合而為德音
也古義曰磬笙磬頌磬也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頌
之磬謂之頌磬疏曰傳云柷木控圍楬者以樂記有
控楬之文二器皆用木也郭璞云柷如漆筒方二尺

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敵
如伏虎背上有七十二鉏鋸刻以木長尺櫟之圍敵
古今字耳章俊卿曰柷之制中虛聲之所出以虛為
本也圍之制中實聲之所止則歸實也疏曰釋樂大
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笈郭云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
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如
鳳翼釋樂大管謂之簫郭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
底箋云如笛併而吹之律呂精義云管即律管律呂

各六有特有編前儒不識管者謂長尺圍寸併兩而吹此漢大予樂之雙管非古所謂管也後儒不識管者謂除踔子外長六寸餘此教坊俗樂之頭管亦非所謂管也管無孔惟管端開豁口以便吹縱橫皆廣一分七釐六毫乃黃鐘正律內徑之半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鱮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龍氏云
福讀甫

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

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

之又季春薦鮪於寢廟周禮獻人春獻王鮪夏小正

傳云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非時常有故取以為獻

鄭

此篇與魚麗相表裏魚麗之序曰美萬物盛多可以

告於神明此則告神之樂歌也猗與猶言美哉

詩

沮岐周之二水也

毛

傳二水自幽歷岐周以至豐鎬鎬

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

孔

疏明非自土沮漆之漆沮

也深潛之處有比多魚

詩

緝蓋魚性喜潛故藏之深也

王氏鱣黃也

本草鮪絡也

鄭

二魚皆非漆沮所有而謂

之有者以其自他而至見漆沮之魚廣也且有纖長

之鱣善飛之鱧形偃之鰻形俯之鯉舉其類之多亦

形容萬物盛多之意

補傳

以是備物享祀而神明饗之

助以大福也○毛傳潛糝也疏引小爾雅魚之所息

謂之潛潛作木旁潛糝也糝亦作木旁爾雅糝謂之

涿郭璞改糝作糝李巡云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涿孫

炎云積柴養魚曰糝郭注謂魚得寒穴其裏隱藏因

以薄園取之按潛之訓深爾雅本有明文今以從水
之潛作從木之櫂輾轉改釋殊難信據今從詩緝羅
願云鱸蓋鮪之類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維渡北
崖上山腹穴舊說謂此穴通江湖鱸鮪從此穴入河
陸佃云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
入漆沮餘見衛風小雅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

通首隔
句韻

序曰禘大祖而箋以大祖為文王蓋本祭法祖文王之文也先君子曰禘說紛紛迄無定論康成混禘於郊及禘大禘小之說前人駁辨已詳無容置論所當論者有二趙匡謂禘祭不兼羣廟朱子從之然漢世儒者如許慎張純等俱以禘為禘審昭穆則毀廟未毀廟之主俱在矣惟合羣主而又追所自出之帝故大於禘

也匡又謂禘非時祭之名不知禮之言禘原有二說

大傳之所謂禘爾雅以為大祭商周之禘嘗是也王

制之所謂禘其禮或行於春郊時或行於夏祭統鄭司

農謂即司尊彝之追享所謂四時之間祀陸農師以

春夏為審諦之時陳祥道以為時禘是也康成指為

夏殷之禮此不可據按禮經言禘每及嘗中庸亦言

禘嘗之義則周有時禘信矣周禮義疏云禘不於春

則於夏因春夏之時祭而以大祭之禮行之則祠亦

名禘禴亦名禘矣春秋書禘於莊公可見不必追所
自出之帝而後為禘也左傳云寡人之未禘祀可見
為時祭之通稱也合前後諸說按之則商頌之長發
大傳之所謂禘也故序以大禘當之周雝之雖王制
之所謂禘也故序以禘文王當之不言大也箋以太
祖為文王則禘止及於文王而不追所自出即魯禘
莊公之藍本也魯雖僭禮亦必有所規仿而然恐其
祭時即歌此詩故三家得而竊之歟又按舊說以為

成王詩而集傳改為武王祭文王何黃如引劉向封
事以實之今考劉向之言曰武王周公繼政義不專
主武王又曰祀其先祖仍與序說相合無以見其為
武王祭文王也愚意成王禘文王而以武王配故有
皇考烈考之別詩意或當然歟有者非一之辭田來
者自彼而來孔疏止者止於周廟古義言助祭之諸侯其
來也雖雖而和其止也肅肅而敬天子則至和無迹
至敬無文穆穆然深遠詩所以交神明者有道矣又

嗟嗟而言

於鄭讀如字今從集傳音烏

天子進大牲之牲其時辟

公助陳祭祀之饌

孔疏

此由我大哉皇考之武王

王有

以綏安我孝子故能得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祖也

劉向

我先祖文王宣通哲智以盡人道乃文乃武以備

君德用是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

舊以宣哲屬臣文武

屬君今從集傳

予以壽祉之多故今奉茲大祭既尊烈考文

王為太祖

王

亦尊文母大妣與之同食也疏云文王

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太祖又云考者成德之名可

以通其父祖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愚按康誥丕顯
考文王亦即烈考之謂傳箋以皇考為文王則成王
不當稱孝子以烈考為武王則子不當居母上集傳
以皇考烈考皆屬文王則一詩不當有兩稱惟讀詩
記用王氏說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今詳詩意
應如是○周禮樂師職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論語三
家者以雍徹康成謂徹歌雍詩是也陳暘曰大祭祀
告利成之後徹必歌雍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

樂以徹食黃佐曰此詩本為祭文王徹俎之詩後乃
通用之於他廟耳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而詩曰克
昌厥後者蓋周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
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愚按祭統
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禘祭升歌用清廟此
其徹詩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絳革有鶴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於純嘏

王章陽央鶴
光享平上通

保讀補與考壽為韻福
讀甫與考祜嘏為韻

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疏謂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按烈文序言即政此序無之其曰始見者明在即政前鄒子靜曰蓋免喪始朝乎廟也諸侯本為朝來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是說近之載始也新王初御諸侯來朝求法度而遵守之猶今言請訓也其所建交龍之旂則陽陽而明其

軾前之和旂上之鈴則央央而有聲李其轡首之金

厄則觸之而鶴然如玉之鳴古義鶴當依說文通作

者金厄所觸舊謂金飾貌非是休美也傳車服之美如此有烈烈然

之光輝也成王於是率之以見昭考武王以致其孝

敬以行其獻享詩而諸侯助行其禮使得壽考之福

孔當長言保此甚美之多祐也又言此有功有德之

辟公神亦安以多福是君臣並受神貺俾我繼續光

明於純全之嘏猶尚書言毗子一人世世享德也諸

皆以末二句從烈文首章義又或以為均福於諸侯之辭今按疏義是以多福為安諸侯純嘏句仍歸成

王補傳
用其說

黃實夫曰成王得四海之歡心以祀先王則

成王有得福之道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則諸侯

亦有得福之道君臣並受其福而勸戒以保於無窮

盛矣哉按箋云天子受福曰大嘏

本禮
運

辭有福祚之

言是鄭以此為嘏辭也豈此詩即受嘏之樂歌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馬音姥且釋文七序反馬
且旅馬韻追綏威夷韻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疏云微子先封
於宋但未為殷後耳於此時命為宋公或召來命之
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若
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又云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
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在廟故經無廟事古義曰
辭雖頌客亦告於廟故為頌集傳分三節部分最清

然以第三節追之為已去而復還之恐無是事故易

注語留之為送之客指微子也宋於周為客

左傳

重言

有客者獨賢而尊異之

鄭箋

亦仍也

蘇氏

殷尚白修其禮

物仍殷之舊也

集傳

萋且敬慎貌

毛傳

言微子乘白馬而

來其威儀敬慎萋萋且且也

鄭箋

乃其隨行之衆如敦

琢之玉然猶杜詩言侍立小童清也

詩緝

此一節言其

始至也

集傳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言客至多日可以去

矣我周人受之繫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

也授繫繫馬皆假設之辭孔疏此一節言其將去也集傳

追之為言送也疏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箋謂餞送

者是也綏安也追綏總是一事古義王遣左右之臣追

而餞之以安樂其心厚之無已也箋淫大威則也毛傳

謂用殷正朔行其禮如天子也鄭箋張叔翹曰用天子

禮樂浸淫於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淫威與亦白其馬

相照夷易也毛傳大也王氏降福孔夷即指天子寵命及

左右追綏之事易者無所顧吝大者莫能相尚言王

之降福易且大也

舊說謂神與之福上文並無鬼神事故不從

此一節言

其送之也○什方張氏以周公誅武庚祿父為刑威言昔者既有淫威矣今則降福孔夷蓋順逆之理如此范傳嚴緝皆主之東萊詩記亦分注其說愚謂微子新受寵命來周為客天子褒崇越於常制至於已去猶復追綏眷厚如此而忽涉前事以傷其心豈所謂綏之者耶今詳周書微子之命極陳商先王之齊聖廣淵及微子之恪慎克孝而終以眇予一人世世

享德此為勅命之辭並無一語及紂與武庚之事今作詩美之而結乃示以威福非愚所敢安也立說不
慎轉成疵病不得不為辨之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者定爾功

後音戶劉轉音
虛功轉音鼓

序曰奏大武疏云周家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
樂既成而於廟奏之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
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

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
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康成云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
陳氏樂書云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
享先祖則歌是詩而舞之可知記又言八佾以舞大
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
大武語其服也於嘆辭皇大也集傳無競維烈義與執
競篇同允信也信哉有文德之文王能開其子孫之

基緒即下所謂爾功也武王嗣以武功受之

嗣武字與允文

對字勝殷而止其殘殺然後爾功得致定也

毛傳者明致也

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維清歸功文王為

奏象言之此詩歸功武王為奏大武言之言各有當

也

詩緝

愚按樂雖象武而詩以遏劉耆定為頌則大武

之意在於止戈故能受文之德而定其功也○宣十

二年左傳於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

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集傳引此則作首章孔穎達曰頌皆一章言卒章者終章之句也按傳所稱其三者賚也所稱其六者桓也既以桓為六成則武詩不應居卒孔氏以為終章之句者是矣又按武始而北出此篇有勝殷遏劉之言而獨被武名豈即武之首章歟傳不言二四五其存與亡不可知何黃如欲以勺般時邁當之勺般或可附會若時邁為告祭柴望之詩安得牽合闕之可爾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四篇皆有事於廟中所作故繫之頌而祈報
繹祭之詩附焉酌桓賚般皆舞樂故居後說者謂
即大武諸成未知然否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

疚音兒子疚陽韻造考
考上去適庭敬平去適

集傳曰此成王免喪朝廟所作

本箋說

疑後世遂以為

嗣王朝廟之樂

本序說

閔悼傷之言也造成也武王崩

而家道未成也

鄭箋

孀孀孤獨也

李解

疾病也

毛傳

匡衡疏

曰煢煢在疚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

集傳

皇考

武王也皇祖文王也皇王文王武王也

鄭箋

陟降庭止

匡衡引此句顏注云若神明臨其朝廷也

集傳

言武王

終身能孝思念文王常若陟降於庭蓋念念與之參

合精神感召自然如此此皇考繼皇祖之實所謂克

孝者也今子小子敢不夙夜敬承其意乎因又歎息

而言繼文武之緒不可一日而忘孝敬也

詩所

蔡宮聞

曰敬字與孝字應思字與念字應夙夜與永世應按此便是繼序處○古義云首三句明在喪中之辭又有皇祖夙夜之語與士虞禮合應為武王既葬卒哭祔廟之祭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愚按卒哭用樂於禮無考匡衡時未行毛說

朱子

已以喪畢為言相

承應自有本今詳疏言小子在疚為喪中辭者以其

服雖除去喪日近又敘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陸
堂謂三年喪畢祔祭升主此為近之

訪子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落轉力到反艾韻學其成與醴連
聲落考艾韻渙難韻下家平上通

末句不

入韻

集傳曰成王既朝於廟疏本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

之意本序前篇言不忘繼序此乃謀所以繼之也蘇說李

迂仲曰成王朝廟之時羣臣在焉故因而訪之訪謀

落始率循悠遠也

毛傳

艾盡也將扶將也紹繼也

鄭箋紹

庭二句與陟降庭止義同

集傳似作別解今用古義

昭考皇考皆

武王也

箋疏

言我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之道而其道

甚遠予不能盡也

集傳

賴爾諸臣扶將以進

詩緝

以為能

就之矣而所以繼之者猶覺其分散而不合

詩所

蓋歎

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

李解

多難謂管蔡之事

庭以外言家以內言言予幼冲小子未堪家之多難

惟冀昭考之靈繼續而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則自外
至內皆有以保護而開明之顧命謂誕保文武大訓
無敢昏渝詩所則王真能保明其身而有以承休於皇
考矣詩則其自期之辭也胡一桂曰自繼猶判渙而
上猶皇皇如有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
焄蒿悽愴若或見之愚按全篇皆繼序思不忘之意
可見四詩總為一事而何氏分為兩事者誤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第一節平上通韻第二節子止韻將明行韻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箋云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

故因時戒之舊作兩節臣戒君答皆作頌者設為之

辭

詩緝

第一節羣臣進戒也重言敬之者以祈其聽

山西

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我察當知

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我所為之事

毛傳土事也

而無

日不監臨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集傳

許白雲曰陟降

厥士天無事而不在也日監在茲天無時而不在也

君子所以無不敬也第二節成王答臣也不聰猶言

不敏敬止者因羣臣之戒而從事於敬猶論語回雖

不敏請事斯語之意下文所謂仔肩也

舊解未融今用古義

言

我從事於敬惟有自勉於學使日有所就

前篇將予就之是也

月有所將

將進也

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則庶乎其可

及耳

集傳

張文潛曰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

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謂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

故曰示我顯德行伊尹告太甲明言烈祖之成德亦然

子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荦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懲蜂蟲韻
鳥蓼韻

序曰嗣王求助也箋云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

慎後為禍大疏云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

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沈萬鈞曰訪落謹始所以處

常小毖謹後所以處變懲艾也

鄭箋
懲慎也

毛傳懲以已

然言豈以未然言古義蓋懲於管蔡之事而欲慎其後

患也莫予筭蜂四句皆追咎往日之失古義筭作逆見

柔篇釋文驅也拚翻也鄭箋言無驅蜂螫我者乃我自求辛

螫耳悔前之信管蔡也陸堂我今始信桃蟲之微能翻

飛為鳥詩緝比武庚也說約此前事之當懲者也末二句

乃示求助之意鄒氏言予既未堪家之多難矣可又集

于蓼而重其苦乎所謂必後患者也補傳詩所史記樂書

云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

善守善終哉○古義云此成王自怨自艾以歸誠於
周公亦如太甲復辟而致辭伊尹者焉爾雅桃蟲鷦
陸疏今鷦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鷦鷯故俗語
鷦鷯生鷦鷯氏易林亦有桃蟲生鷦鷯之語毛傳以為
鳥之始小終大者本此爾雅蒿蓼郭云澤蓼也陸
佃云蓼生水澤者莖赤味辛羅願云越王苦思報吳
卧則以蓼故毛傳以集蓼為辛苦

載艾載柞其耕澤澤于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噲其盭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邦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丕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

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澤音
鐸伯

轉音補婦房以反畝滿以反穀音古與活達傑為韻
今與馨寧為韻蒸侵古韻本通卽長蘄以為古叶非

也末句
不入韻

此春祈社稷之樂歌序以藉田言者李迂仲曰藉田

之後因而祈社稷詩不言藉田也按月令藉田在孟春命民社在仲春此詩言藉田猶噫嘻言祈穀皆蒙上事而言之朱子疑兩篇無祈報意許伯政曰載穫以下皆祈年之正文愚謂操雞豚而祝篝車是其證也下篇殺時犉牡四句則報之事尤分明矣集傳分九節頗疑其碎詩貫分五節作四節看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毛傳澤爾雅作釋釋土解散也孔疏耘去苗間草也集傳隰阪下隰也畛井間佰也說文載芟載柞四句

為第一節詩貫云首二句提耕字次二句提耘字如

七月首章之雙提衣食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

叔也旅子弟也

毛傳

強有餘力者周禮以強予任民

鄭箋

能左右之曰以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若今時傭力也

孔疏

噲衆飲食聲媚順依愛也

集傳

夫耕婦馱驩然相愛

見和樂之氣象焉

詩緝

略利也

毛傳

倣始載事也

王氏

侯主

侯伯八句為第二節詩貫云第二節承言耕之事實

種子也函含活生也

鄭箋

既種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集傳

驛驛苗生貌

蘇氏

達出地也

鄭箋

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

也

集傳

重言厭厭者見受氣皆足也

說約

縣縣詳密也

孫炎

庶是耘之別名

孔疏

播厥百穀六句為第三節詩貫云

第三節承言耘之事濟濟人衆貌

蘇氏

實積之實也積

露積也

集傳

說文云飶食之香有飶言食也楚辭言椒

漿有椒言酒也於賓言食於老言酒互備也

補傳

振極

也

集傳

烝畀祖妣內祭祀也以洽百禮則外祭統之矣

先儒以百禮即指烝畀說恐未然

由是以享賓客則邦家用以光焉

以養耆老則胡考用以寧焉蓋不獨此地此時有此
豐年之慶也自極古以來有祈必應如此援已往以
信將來也卜蓋極其禱祝之辭載獲濟濟十三句為
第四節皆侈言神貺以道其願望之忱古者祈田之
辭往往如此孔疏社與耕藉異月而皆在春故以春
總之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
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質疑曰按陳氏禮書
祭社必及稷王社侯社無預農事皆不置稷大社國

社則民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也今云祈社稷則為
秦社無疑矣○按集傳引或說以思文臣工噫嘻豐
年載芟良耜六篇為豳頌而云未知是否朱子固未
嘗主張或說而何氏古義且以載芟為臘祭良耜為
蜡祭而實之為豳頌以愚觀之有不然者何氏尊信
季彭山古義中多用其說而季氏解頌則曰天子祭
社稷用太牢諸侯則少牢而已良耜有殺時犉牡之
言故當為王者之詩不可列於豳也其言確鑿可據

何氏乃謂教民美報故隆其禮憑臆武斷此豈足以折漢儒之角耶夫朋酒兕觥幽之民也用匏執豕幽之君也今則餽香椒馨椎牛以祭猶謂是公劉時詩誰能信之蓋幽雅幽頌疑與六笙九夏同亡矣幽雅說詳見楚茨十章辨

粳粳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鉶斯趙以薺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揀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糾趙琴朽茂上去通角音
陸與續為韻末句不入韻

此秋報社稷之樂歌疏曰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言秋報者先陳人事
使畢然後言其報祭按疏剖晰甚明而其下又云報
祭在秋寧止在冬則非也月令孟冬大割祠於公社
此寧可移之秋者序意謂秋成故報社稷耳惟有秋
乃有報祭故以秋言之不必膠柱鼓瑟也詩緝謂預

言冬獲者亦非舊分四節體製如大雅文王篇自首

節外節節相承

陸堂

今仍之

集傳分六節

畎畎嚴利也舍人

曰耜入地之貌

孔疏

畎畎良耜四句為第一節言既耕

而播種也瞻女謂婦子來饁者也

鄭箋

筐筥饁具也

集傳

笠所以禦暑雨

毛傳

糾繩三合也

說文

以繩結於頷下使

不動也

箋以為糾然者非

趙刺也

毛傳

媿去也

集傳

或來瞻女六

句為第二節言耘苗也家織簾曰前篇餉耕在播種

前此餉耘在播種後也桎桎獲聲也

毛傳

栗栗堅實貌

詩 緝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

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鄣遂人云百夫有洫

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也孔開者謂百家開戶納之

鄭 荼蓼朽止七句為第三節言收穫也殺草糞田而

苗盛故納穀多也黃牛黑唇曰犝毛地官牧人云凡

陰祀用黝牲注云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

黝牛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

故用黃色仍黑唇也孔 棊曲貌集 社稷之牛角尺毛

以似以續者興來歲續往歲也續古之人者不替其

先也

蘇氏

二句乃祭畢祈神之辭周禮所謂社之日涖

卜來歲之稼是也百室盈止六句為第四節乃正言

報祭之事李迂仲曰噫嘻豐年祈上帝所以尊之也

故其辭略載芟良耜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辭詳

又曰祈之之詩則詳其耕種之事報之之詩則詳其

收成之事載芟言以洽百禮者願其年豐而百神之

祀無闕也良耜言殺時犉牡者則專主祭社稷而言

二詩之意亦明矣○古義曰經有三茶一曰苦茶爾雅所謂茶苦菜者也一曰英茶爾雅所謂藁蔘茶者也一曰萎葉爾雅所謂蔎萎葉者也據爾雅注引此詩以解萎葉故疏亦引之然形狀無文但云穢草耳攷爾雅又有蔎虎杖之目疏引本草注云此物田間甚多狀如大馬蔘形斑而葉圓疑此即萎葉其形當與蔘相近朱子亦云蔎陸草蔘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蔘見小毖篇

絲衣其紆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籩鼎及鶩兕
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釋文紆乎浮反
鶩音茲基鶩隔

韻

序曰繹賓尸也箋云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
之明日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疏云繹與賓尸事不
同而此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繹是
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按序下有高子曰靈星
之尸也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

是毛公前早有此文矣疏云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
以為齊人愚謂高叟為詩見於孟子其授受當有自
來特無他經可證故康成不敢據以為說非如後儒
所駁也說詳於後今就箋義釋之上五句是祭之初
下四句是祭之末孔疏當分兩節看絲衣祭服也毛傳大
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
用絲也曹氏其實祭服皆用絲以弁為異耳戴猶戴也
弁爵弁士服也繹禮輕故使士鄭箋紆絜鮮貌俅俅恭

順貌基門塾之基

毛傳

繹祭於廟門外西方謂廟門西

夾之堂基也

疏孔

門之內外交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

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

所指則內塾之基也

安成

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

屬降往於基凡濯者告濯不濯者告具時王在門內

故自堂往而告之也自羊俎牛者省牲之事先小後

大以為行事之漸

疏孔

牲在鼎南既省之反至堂基而

告充焉鶩鼎及鶩者舉審之事先大後小以明輕重

之等鬲在門外既舉其冪亦反至堂基而告絜焉此
五句為第一節言反覆展視所以極盡其誠敬也兕
觥罰爵也至旅酬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

孔疏觥然上

曲徒設而不用者因此與祭之人飲美酒而容柔和
無有譴諱倨慢無所用其罰爵也祭前整絜詳慎祭

後復敬靜如此則當祭之謹於禮可知

李講

以是而得

壽考宜矣胡考之休應歸主人說疏云卑者恭慎則
當祭之尊者可知講家不詳疏義謂是獻宗祝之屬

非也此四句為第二節言祭畢而獲福也此詩與鳧
鷖相表裏鳧鷖主公尸說此主與祭者說○禮書曰
周禮有韋弁無爵弁尚書儀禮有爵弁無韋弁孔安
國云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云以爵韋為之謂之韋
弁則爵弁即韋弁耳荀卿曰士韋弁鄭氏獨謂冕之
次古弁象形其制上銳若合掌然非如冕也愚謂冕
之次者謂冕之下即爵弁耳陳氏自誤會鄭意古義
曰鴈爾雅說文皆云鼎之絕大者鼎三足兩耳和五

味之寶器也爾雅鬯弁上謂之鬯孫炎云鬯斂上而
小口者陳祥道云天子諸侯有牛鬯大夫有羊鬯士
豕鬯魚鬯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獨特王有
之也李迂引孟子固哉高叟之言謂後人不當以
其言列之於此按高叟之固在說詩之義非必其得
之見聞者皆妄也孟子稱之曰叟實之曰為詩其人
當是長年前輩習於詩學者不當以孟子所摘蔽其
生平之言也康成說經迂曲處時類高子將謂康成

可廢耶黃寶夫謂靈星之尸未之前聞按漢初詔立

靈星祠高帝亦無前聞而以意創為之耶高子周人

非若漢儒之引漢禮釋經也先儒以靈星為農祥禮書

見於周語說文公農祥辰正土乃發脉伶州鳩辰馬農祥也晉語董

因辰以成善之言祥於韋昭注周語以為房星注晉語以為心星皆大辰也

應邵賈逵龍第三星為天田星辰星為靈星之注漢舊儀謂古時歲

再祭靈星春秋用太牢論衡云今靈星秋雩也通典

云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皆前說之可

徵者嚴氏質疑又謂宗廟之祭有尸靈星不應有尸
尸亦不應有繹考夏官節服氏郊祀送逆尸注引晉
語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又秋官士師職云祀五帝則
沃尸是郊祀有尸也曲禮疏云凡社稷山川四方百
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則靈星亦應有尸矣有尸何
必無繹特古禮無文聖人所以有不足徵之嘆也古
說之存於今者罕矣謂遂當削之者過也存其說而
不論庶幾闕疑慎言之意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矯

矯王之造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師熙韻晦呼外反
晦介隔韻受造韻

嗣師平
去通

序曰告成大武而詩名酌者衍序云言能酌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鄭箋專釋首句疑鄭意不取衍序也愚
謂序下之言乃從末二句取義非無當也漢志周公
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謂勺讀酌則酌之
取義相傳久矣故仍其說而推之鑠盛也

集傳王師武

王之師也

箋指文王非也

武王有甚盛之師退自循養

蘇氏不

耀其威

本義

所謂時晦也熙光也介甲也

集傳

龍籠也

鄭箋

造為也

毛傳

猶作也

田闕

王之造武王之造也天運無久

晦不明之理王者無坐視塗炭之心

詩牘

既純光矣不

得已而一著戎衣以定其亂

集傳

遂受此天寵以成矯

矯然王者之造易所謂大人造者是也詩牘曰時何

以晦遵養而晦非與時俱晦也時何以純熙用大介

而純熙非與時俱顯也武王卷舒乎時而非因時為

卷舒一造字最有意按此真說得聖人樂天氣象出

於本詩造字亦洗刷到骨也

嗣繼續也
即嗣武受
之嗣

公

公心也言武王矯矯之造非富天下也信能師法文

王大公之心而繼續之故曰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

師也古義曰詩與武篇文義相屬所謂酌先祖之道

者如此詩作於成王時而曰先祖者主成王言耳李

迂仲曰王氏以我為成王歐陽亦以為成王寵受而

承之但此詩言武王之事則知我是武王也○集傳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之也
儀禮燕禮記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既合鄉
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獨教繼公儀
禮說謂勺舞名但不詳為何代之樂詩緝亦言此酌
是武舞之樂章非舞勺之樂章今按內則成童舞象
既是維清則十三舞勺何以非於鑠之詩自當以舊
說為安特以象為武舞勺為文舞則非耳辨見維清
篇郝仲興云酌亦武樂但未定第幾章耳何黃如謂

是武之再成似與樂記再成而滅商相合至謂是詩亦名武夙夜則不敢知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邦年分韻起王方與邦為韻間讀平聲天

間與年為韻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序下言武志乃再書桓字似別建一義者其實因序語與經語不類恐啟學者之疑故續著之以明序說之有自來非兩義也蓋講武類

禡志在克敵致果而已周公特本武王之志以為在
於保士定家既制為武樂又於類禡時歌此詩所以
告後世使法武王也行者知其義為補序說所未備
於孔子與賓牟賈論武樂之旨及楚莊王武有七德
之說皆合集傳謂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者得之桓
桓武貌錢氏厥士昔與武王定天下者康王之誥所謂
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是也古蒞間代也毛傳多方云
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謂使有國聖人代之同此義也

補傳

言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數有豐年左傳謂周饑克

殷而年豐其實周之年豐不止於克殷之年故云屢

也豐年之應即天命所在

詩

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

者由桓桓然威武之武王能保有其士

詩

使之經營

四方以安定厥家所謂武志也變萬邦而言家者武

王以天下為家定之所以綏之也於是嘆美其德上

昭于天遂君天下而代商也

詩

緝陸奎勳曰据左傳桓

為大武六章賚為三章漢儒訛其先後杜注疑楚樂

與周互異非也又曰摅樂記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與
詩言克定厥家皇以間之甚合當屬大武六成之末
其以桓名篇則篇中明言桓桓不與酌賚般同例何
楷曰首章言於皇武王此曰皇以間之蓋相為首尾
之辭○馮疏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歲類社稷宗廟
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禮書云類皆有所祈其禮
劣於正祭又爾雅類為師祭詳見大雅皇矣篇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

定命韻兩繹字白
為韻思字不入韻

序曰大封於廟而序下復言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
人蓋本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以釋大封名賚之
義非專為賚字作訓詁也按武成祇言大賚於四海
而孔子著之曰善人是富其必有所指矣所謂富善
未必專指大封而大封尤富善之大者周禮云祿以
馭其富洪範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是富善為爵賞
之明證也故朱子於此詩宗序說論語集註亦引此

序言之敷布也繹尋繹也

集傳

止思皆語辭

箋

以思為思行集傳

以思為思念今從蘇范說

敷時之時時也時周之時是也詩言武

王大封之事而述其意也文王既勤止無逸所謂自

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也我應受之武成所謂子

小子其承厥志也

舊謂受其位而有天下者非

敷時以下勅勉諸

侯之辭

古義

言今日大賚善人封建厥國與共天下

王氏

所布告於爾

張記

爾當時時尋繹者

古義

豈有他哉我惟

欲循文王勤止之道行之天下以求安定耳

孔疏

繹字

連下求定為義文德自在其中不必謂尋繹文德命

即大封策廟之命

舊謂受天命者非

言是我周新命爾當敬

承勿替故又咨嘆而申勅之令其往復尋繹也舊說

頗費解今集詩家言而參以鄙意釋之疏曰樂記武

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祀宋又言

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昔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武王克殷反祀於

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
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於
太廟示不敢專也又引皇甫謐之言以為大封是伐
紂之年事則春秋傳謂大武之三章信矣按樂記三
成而南亦與反祀周廟相合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墜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

時之對時周之命

嶽轉音峩下音戶嶽河下平上入通
對轉音款命轉音民對命去入通

時邁序曰巡守祭告柴望也故開口即言昊天而河

獄則總言之此序曰巡守而祀四獄河海也故詳言
河獄而不及昊天言各有歸樂亦各有用而說者以
陟高山為柴望陸聚緱所以疑其複出也又時邁言
式序在位此篇言哀時之對詩中明有諸侯之事序
以頌主告神故未及耳篋乃以式序為俊又哀對為
神明置解迂曲今從集傳首言於皇時周者提唱興
朝以新天下之耳目也高山即喬嶽古義墮則山之狹
而長者集傳家仲恭曰謂其旁小山也天子巡守所至

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嶽也

孔疏高也墮也喬也指一處言允猶翁河則周四嶽矣

詩猶與由同

傳

翁合也

毛

傳翁而不為暴也

集

傳此皆秩

祭之事山言陟河言由皆至其地而次第祭之箋連

望秩為文者以序有四嶽及海之故若據經文祇是

秩祭而非望也後人并連柴望言之於經義序說皆

失矣數徧也

鄭箋

徧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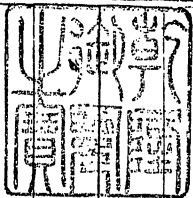
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

集傳

時周之命者重加提唱使

首尾相應所謂薄言震之莫不震疊也古義曰祭祀
特巡守中首事諸侯各朝於方岳尚有考制度明黜
陟等事則篇中後三句是也○箋訓槃為樂曾氏引
說文云槃旋也後人都用曾說愚謂巡守固非行樂
亦豈徒取槃旋古人名篇都有不可曉者不必強為
之解也范傳以為成王之頌鄒忠胤引史記武王三
塗嶽鄙顧瞻河雒之語謂是武王欲定都河洛之詩
皆不可據何黃如謂是武樂四成以酌桓賚般相次

觀之或有然者



虞東學詩卷十一